书外说书

跟丁、奴隶与丫鬟

□王 彬

《红楼梦》第十三回题目是："秦可卿死封龙禁尉，王熙凤协理宁国府"，初稿题目的前半则不是这样，而是："秦可卿淫丧天香楼"，讲述秦可卿与贾珍私通败露之后，在天香楼自缢而亡。定稿不仅更改了题目而且将这段情节芟夷，用脂砚斋的说法是："删去遗簪、更衣诸文，是以此文只十页，删去天香楼一节，少去四五页也。"虽然如此，在此回之前，仍然保留了一些可以推导的线索。比如，第七回，凤姐带着宝玉去看望秦可卿，在秦氏房间，宝玉见到秦钟，身材俊俏，举止风流，宝玉一见若有所失，乃自思道："天下竟有这等人物！如今看来，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。"二人遂成相契。晚饭过后，尤氏派人送秦钟回家，谁知派了焦大。焦大喝醉了酒，先骂大总管赖二，说他办事不公，欺软怕硬，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，而这样"黑更半夜送人的事，就派我"，真是没有良心的王八羔子！正骂得兴头上，贾蓉送凤姐出去，众人喝他不听，贾蓉忍不住骂了几句，焦大反而火气更大，追着贾蓉大叫起来。凤姐看不下去了，对贾蓉说，还不赶紧打发了这没有王法的东西，"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？倘或亲友知道了。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，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？"众小厮便上来把焦大"掀翻捆倒，拖往马圈里去"。焦大索性大骂，"连贾珍都说出来"，乱嚷乱叫道："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，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！每日家偷狗戏鸡，爬灰的爬灰，养小叔子养小叔子，我什么不知道？"公公与儿媳妇私通叫爬灰，也作扒灰。灰，即媳的谐音。

焦大敢于这样骂，是因为他曾经和宁国公"出过三四回兵"，用尤氏的话说：

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，得了命；自己挨着饿，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；两日没得水，得了半碗水，给主子喝，他自己喝马溺。

而焦大的话是：

不是焦大一个人，你们做官儿，享荣华，受富贵？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，到如今不报我的恩，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。

焦大与宁国公——也就是尤氏所说的太爷，是一种主仆关系，但是由于曾经救过宁国公的性命，故而"有祖宗时都另眼相看"，哪里想到贾蓉今晚却把他捆绑起来，塞进满嘴马粪呢！焦大这样的角色，在当时叫"跟丁"，追随主人征战而九死一生，虽然救了主人的性命，却依旧不能改变家奴身份，主人虽是高看一眼，仍然与其他家奴一样，只是从事的行业不同而已。

当然，同样是家奴，与主人的关系也有亲疏之别，其地位也有高下之分。反映在《红楼梦》中也是如此。第六十三回中宝玉把小丫鬟芳官妆扮成男孩子模样，芳官十分称心，对宝玉说以后外出，你就说我是与茗烟一样的小厮罢了。宝玉担心外人看出来，芳官笑道："咱家现有几家土番，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。"宝玉认为不错，对芳官说："我亦常见官员人等，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，图其不畏风霜，鞍马便捷。"这样的人物在贾府，也"皆有先人当年所获之囚，赐为奴隶，只不过令其饲养马匹，皆不堪大用"。贾府里有多少这样的奴隶，没有细说，但是，虽然只是简略一笔，却提供了残暴的时代背景。这就关涉到清初的历史了。

满洲贵族在入关前后连年征战，为了对参战官兵"酬庸报功"，便把大批战俘作为奴隶。王先谦在《东华录》中记述：天聪四年(1630)四月三十日，阿巴泰、济尔哈朗、萨哈廉军还次阳石木河。"上(皇太极)问，是役(指永平之役)俘获视前二次如何？对曰，人口较前为多。上曰，财帛虽多不足喜，惟多得人奴可喜也。"不仅将被俘获的战俘强迫为奴隶，而且将战地的百姓也强迫为奴隶。时人陈殿桂在《与袁堂诗集》中悲愤地写道："西风古道黄埃起，对对形状逐鞭弭。好男好女是谁家，何处驱来若羊豕。乡音呕哑不成言，龂龀悲啼孩稚喜。车儿载入营中去，从此爷娘千万里。"仿佛牧羊赶猪一般，把一对一对的百姓驱赶到军营里去，小孩子哭啼，大些的孩子却以为好玩而高兴，这是一幅多么惨痛的画图。

这些奴隶，有些被留下来作为家奴，有些则被贩卖换取银两。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在《北游录》纪闻下"人市"中记载道："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、牛市、羊市，又有人市。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。牙人或引至其家递阅。噫，诚天之舀狗斯人也！"顺承门是北京宣武门的旧称，附近有骡马市，今之骡马市大街即由此得名。有个叫冯仁寓的人写过一首骡马市谣，其中有这样几句："骡马市中日两市，晨市者活晡市死。活市骡马供鞭笞，死市骡马鼓刀耳。"早市销售的骡马是用来劳作的，也就是"供鞭笞"，而被牵进晚市的，则将落入汤锅，"愁看一跌果人腹，屠沽之手而何酷！"这固然是残酷的，更加残酷的是，骡马市周围还有人市。芳官这些丫鬟是否从这里的人市购买而来的呢？不是。《红楼梦》在介绍她们时写道："此时，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。原来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——并聘礼教习——以及行头等物来了。那时，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，将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，另行修理了，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。"她们来自苏州，犹如货物一样被批量买来，被训练为戏子，以供贾府的主人享乐。这个小戏班子后来解散了，芳官给了宝玉，藕官、蕊官、葵官、豆官也都分给了众姐妹。一天，赵姨娘因为茉莉粉的缘故，将芳官打了两个耳刮子，藕官等人知道了，立即跑来与赵姨娘撕扯。豆官先一头"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跌。那三个也便拥上来，放声大哭，手撕头撞，把个赵姨娘裹住"。其中，"蕊官、藕官两个一边一个，抱住左右手；葵官、豆官前后顶住。四人只说：'你只打死我们四个就罢！'"芳官则直挺挺躺在地上，哭得死过去。而在检抄大观园之后，便有芳官等三个干娘对王夫人说，自从"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赏了出去"，芳官就疯了似的，勾引上藕官、蕊官，"只要剪了头发做尼姑去"。王夫人听了大怒："佛门也是轻易人进去的？每人打一顿给她们，看还闹不闹了！"当下正是八月十五，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信来送供尖，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便对王夫人说，"虽说佛门轻易难入，也要知道佛法平等"，府上到底是向善人家，所以感应得这些小姑娘皆如此，"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"。王夫人觉得她们说得有理，便把芳官等人放了出去。"从此，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，蕊官、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圆信，各自出家去了。"在芳官这三个小丫鬟看来，贾府当然不是她们的乐土，但是婆娑世界，她们又到哪里寻得乐土？佛说众生平等，普度犬鸡，然而如果她们知道了那两个尼姑的内心活动"巴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去作活使唤"，还会相信"般若婆罗蜜多"吗？

书画清仪

赵亭人印象

□王祥夫

在我的印象中，亭人像是有几百岁了，虽然他很年轻。

亭人的眉毛与胡子都很黑，黑与黑不同，亭人的黑是很古气，很厚，最爱看他的笑，笑得很朴厚，只有在笑的时候，才让人觉着他精神中的闪烁。笑的时候，亭人的眸子很亮，用这样的眼看山山水水，山水想必也会一片清朗之气。

说到画家的气象，可以不必先看他的画，看人便也有滋味在里边，亭人便是有滋味者，让人觉着他有好几百岁的岁数，是他的沉淀，画家便要这样。如果是鼠窜样的性格，一刻也不肯安定下来，下笔难免妄然，国画家最怕的是妄下笔，一笔妄下，笔笔皆妄，一幅画便会火气逼人了无可看。用毛笔和宣纸作画其实就是修炼，峨眉山蛇精一样地苦苦修炼直至修炼成仙。说到画家修炼，形而下是笔下的功夫，形而上是精神气象，说精神气象好像亦不对，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综合，是技巧，是印象，是无技巧，是无印象，直至上升到一种感觉，感觉是什么？是更加复杂的综合，对纸的认知，对颜色的认知，对赭石与秋叶之间关系的认知，对花青与大气之间关系的认知，笔墨功夫与山水云岚之间的厘定。

亭人的山水大多用减法，挂在那里会从许多画作里跳出来，亭人的山水，这里一山，那里一树，皆惨淡经营，不肯多，是简静。看亭人的画，可以感到有建筑的意思在里边，是小小心心，是一点点不肯放纵。国画是越少越难，越简越难，亭人是胸里先有了，再布施到纸上。我看他的山水，大多是立轴，立轴易于高峻却难于深远。亭人笔下的山不是重重叠叠，而往往是一座两座，而且不是整座山黑兀兀地挺立上去，他笔下的山往往是断山，当然是被那云雾断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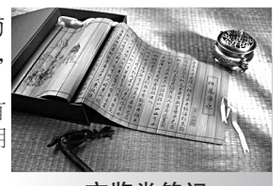
亭人的山水下笔拙重，轻盈之笔好像不太多，恰像其人，话很少。而他的山水用色用墨也亦拙重，是简单而引人注意，亭人的画挂在那里，让人体味到简静拙重的意思，但亭人的画可不可以再复杂一些，或者会更丰富。

画家有时候就像是登山者，望着山顶，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自己的路，倒不是捷径，艺术原无捷径可走，也不必，国画家便是千年修炼的妖精，并非常人，你要找捷径，那你只能是常人，艺术家是用心在那里走路，一寸一寸地走下去，昂首阔步不是画家的姿态。

我看亭人的画不多，不知他是否曾从笔墨的繁华中走来，也不知他朝哪里走去，看他的画明白一点的是能感觉他在摸索，摸索的精神是伟大的，一个肯摸索前行的人，哪怕迟缓一如蜒虫，也会在器物上留下亮闪闪的一道过痕，艺术家怕的就是不摸索。看亭人的画，如读绝句，有格律在里边，还能让人感到有一个"我"在画里，从"有我之境"到"无我之境"，艺术最终是要走向无我。

面对亭人这样的画家，我总是很想与他在竹间品茶，或松下看云。为何做此想法？因为他的画作让人感到这种精神的存在。

赵亭人作品



玄览堂笔记

惟『心远』者得自由

□顾 农
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望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在陶渊明全部诗作中，上引《饮酒》之第五首大约要算是最有名的；这首诗文字很平易，而意思却不大容易懂。最近一位青年朋友(甲)同我(乙)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大体如下：

甲：诗的第一句很奇怪，"结庐"当然是"在人境"，难道还会在荒无人烟的地方？这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
乙：就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说确实是如此，但不要忘了陶渊明是1500年前东晋时代的隐士。在陶渊明之前，隐居之士往往躲入深山老林或其他人迹罕至之处，离群索居，以古怪奇特的生活方式表示他们对政治对社会的厌恶和抗议。"竹林七贤"中的阮籍和嵇康都曾到深山里去寻访过这样的隐士，那些躲得很深的隐士不大高兴理会他们——他们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俗人来打搅他们。

所以隐居也叫"隐遁"——从人间逃亡出去，不理会人间的种种。可是陶渊明实行的却是所谓"归隐"，退出官场，回到自己的老家，过边缘知识分子很普通的生活：读书、饮酒、访友、谈天，高兴起来的时候也干一点农活，一点也不像过去的隐士那样奇奇怪怪的。他仍然在人间，完全过世俗的生活，而这样竟然也能够获得老派隐士们那种成本极高的自由。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，值得提出来特别说一说的。后来表明，这个办法具有可行性和可推广性。

这样看来，"结庐在人境"这话在当时有很大的意义，实际上是宣布自己实行一种新型的隐居方式。当时的读者一定觉得他出语惊人，不同凡响。我们观察古代的事情和作品应有比较精细的历史主义的眼光。

老派隐士之所以要遁入山林，一大原因是要远离人世的浑浊和喧嚣，防止污染，取消麻烦，遗世独立。现在陶渊明竟然在故乡就地隐居，用老式眼光看起来，"结庐在人境"根本缺少隐居的基础性条件，因为人间必有种种世俗的干扰，"车马喧"就是这种干扰形象化的说法。"问君何能尔？"诗人要回答这样的质疑，于是诗就这样接着往下写了。

甲：为什么说"心远"就会"地自偏"？"地"偏不偏要看它具体的地理位置，买房子首先要挑地段。这跟"心"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叫作"心远"？怎样才能做到"心远"？

乙：观察评估同一个对象，不同的人主观感受可以很不同。比如说"情人眼里出西施"，而在跟她全不相干的人看去，其人未必就是绝代佳人，甚至根本算不上漂亮。"心"的作用大得很啊。你大概谈过恋爱吧，一定明白这一点。

"心远"大约是指心胸开阔，思理深远，有一种哲理意义上的潇洒，毫不拘执于眼前的具体事情。不过这一点陶渊明并没有作正面的解说，只是用形象的描绘暗示一下什么叫作"心远"："采菊东篱下，悠然望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"。人在自家宅院的东篱下采菊，眼却望着南山，又转而去看飞鸟，思维活跃，浮想联翩，体悟哲理：这就是所谓"心远"了。

这里有一个校勘上的问题不得不说一说。"望"字一作"见"，现在一般的选本和教科书里大抵采用这个"见"字。"望"与"见"各有其版本的依据，而一字之差，意味很不同，哪个字好呢？北宋大文豪苏轼认为"见"字好："因采菊而见山，境与意会，此句最有妙处。近岁俗本皆作'望南山'，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"(《东坡题跋》卷二《题渊明饮酒诗后》)。苏轼是超一流的大诗人，人气指数极高，后来附和他的人很多，例如晁补之说："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，诗以寄其意耳。'采菊东篱下，悠然望南山'，则既采菊又望山，意尽于此，无余蕴矣，非渊明意也。'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'，则本自采菊，无意望山，适举首而见之，故悠然忘情，趣闲而累远。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"(《鸡肋集》卷三十三《题陶渊明诗后》)。晁补之讲得更详细，同时也就暴露出这一派解读的问题，原来他们不是从原诗的感情和逻辑出发，而是将这两句从原诗中割裂出来，用宋代士大夫的闲适情趣加以改塑。自有主张的诗歌读者借所读的作品自说自话，固然有他们的自由，而我们也有不采信他们的自由。事实上"望"字在版本上更有根据，苏轼之所谓"俗本"和今日所能看到的善本均作"望"，则自当作"望"；"见"字倒未见有什么坚强的依据，很可能出于苏轼的创造。

采菊与"望南山"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。晋朝有一种的流行的观念，相信服食菊花可以延年益寿。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(《陶渊明与菊花酒》，载《文选论丛》，广陵书社2007年版)，引用若干材料来讲此事。陶渊明采菊也是为了服食，他喜欢用菊花泡酒喝。"南山"常常用来指称隐士避世隐居的地方，这里则指陶渊明家附近的庐山，同时也可以指向经典里说过的"如南山之寿"(《诗经·小雅·天保》)。这里古典与今典字面上实现了合而为一，最是巧妙。

服食菊花是为长寿，但能不能真的令人长寿，陶渊明也不是很计较，他奉行的是当时"心无"派思想家之所谓"于物上不执心"(元康《肇论疏》)——反正酒是要喝的，于是就大喝其菊花泡酒，能有助于养生长寿最好，如果无效，也没有什么。所以他是"悠然望南山"，态度潇洒得很。"悠然"是一种不大容易达到的境界，须忘怀得失甚至看破人生才行。

"悠然"就是无所为而为，这正是所谓"心远"的一大要领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时还劝那些急功近利以至于气急败坏的朋友"悠着点儿"。青年人要奋斗，我很赞成，奋斗没有一股干劲当然不行；但我们不能指望一奋斗就成功。马到成功固然最好，可惜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么多便宜的事情。

陶渊明厌倦了官场的折腰应酬，抛弃了青年时代"大济于苍生"(《感士不遇赋》)的书生意气，毅然归隐，回归于自然，回归于自我，这时他已经把人世参透了，因此纵有车马喧腾，有种种世俗干扰，他一概不大理会，只顾自己采集菊花，享受生活。他有一股很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于自由的向往。如果一点"悠然"的意思都没有，那就活得很累了。

甲：诗中最后不肯明说的"真意"究竟是什么？

乙：这个问题最好由陶渊明本人来回答。可惜他没有说，让我们来猜猜看。

前面说到陶渊明固然希望长寿，但并不执著，态度悠然，可知他更看重的乃是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，希望有一个自由而和谐的精神家园把自己安顿下来。于是诗人由望山而及山之气象："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"——大自然生生不息，自有佳趣，飞鸟自由自在，日落归林，这一极常见的傍晚景象给陶渊明极深的启示，他由此体认到，这才是人生理想状态的象征，所以接下来说："此中有真意"，"此中"即指"采菊东篱下"到"飞鸟相与还"这四句所描写的意象之中，此中蕴含的"真意"，大约包括对于生命对于自由的爱恋与向往，而同时又能够很通达地采取听其自然的潇洒态度。

陶渊明逃禄归耕的原因，旧说一般归结为晋宋易代、政局险恶，所以他要及早抽身；还有说他痛恨官场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此挂冠而去，如此等等。这些说法都有一些道理，但陶渊明最为关心的，其实主要在于摆脱束缚，回归自然。《归去来兮辞》序说起他到彭泽去当县令，"及少日，眷然有怀归之情。何则？质性自然，非矫厉所得，饥冻虽切，违己交病。"一有"矫厉"即不自由，也就是"违己"，而归隐的好处即在于恢复本性，自由自在。看清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他在《归园田居》诗里何以那样高兴地说起"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"、"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"(其一)，以及"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"(其三)等等意思。想给豆苗锄锄草就去锄草，衣裳沾湿了也不足惜；想采菊便去东篱下采菊，吃下去能否长寿，也没有什么大关系。总之陶渊明希望在无拘无束中享受人生，名利等等身外之物皆可忽略不计；物质生活水平如何也不重要，最要紧的是不违背自己的意愿，不丧失本性。总而言之就是不异化，不勉强。"使愿无违"也许可以说是陶渊明人生哲学的基本点。"如愿以偿"岂不是最愉快的事情吗。

这些意思诗人都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，只是含糊其词地说"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"。有些复杂精微，与传统的流行的观念格格不入的意思，确实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。从来言不尽意，全在个人体悟。

大白话

用事实说话

□陈世旭

有一个电视新闻媒体的栏目宣传词，是一个很浑厚庄严的男声说："用事实说话"，接着是咣的一声巨响，很是振聋发聩。每次被振聋发聩过后，我总有一点纳闷：一个新闻媒体，难道只有这一个栏目是"用事实说话"吗？新闻还有不"用事实说话"的吗？即便是娱乐新闻的"狗仔队"，那么辛苦地对娱乐明星围追堵截、跟踪盯梢，不都是为了"用事实说话"吗？又即便是假造的新闻，造的也是"事实"啊。惟一不"用事实说话"的，除了娱乐节目，算来只有一个栏目，就是天气预报了，因为报的时候，事实还没有发生。

然而在日常生活中，该"用事实说话"而不"用事实说话"的事，还真不算少。

早年在县里做文物工作，两个相邻县的专家，为一位古人故里的地方归属争得不可开交。争到最后，各自拿出来的不再是考古或文献发掘的资料，而是上级领导人的批示，且领导人的级别节节攀高，你拿出了地级的，我就拿出省级的；你拿出了省级，我就去找中央级。那些批示并不怎样明确，表示的只是对提交报告者工作的支持。

我一面很佩服这些领导人的高明，一面又想，即便他们不是如此高明，明确无误地表示了对一方观点的肯定，那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且不论领导是否是这一领域的专家，即便是，权力也不等于事实，即便当时可以压制一方，最终还是要"用事实说话"。不要说一个古文人的故里，比这大不知多少倍的历史公案、受到大不知多少倍的领导支持的一方，最终还是被事实否定，这种例子不是比比皆是吗？

但后来我却发现，重名不重实，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痼疾。最有广泛性的例子是，卖药、卖酒、卖婴幼儿用品以至妇女卫生巾，都有名人代言。这样的代言还真管用。我的亲戚中有一位老太，平时省吃俭用，用过的塑料袋、火柴棒、空药盒一律整整齐齐地码放收藏，一碟炒辣子或腌黄瓜足可以吃上一个星期。她最大的爱好是这里那里去听保健讲座，听完了抱回一大堆价格高得吓人的"宫廷秘方"，她所以这么舍得的原因很简单：从"京城来的专家"说这些"宫廷秘方"都是"最高深宅大院外流出来的"。至于效果，她说，大人物有效，她还会没有？只要是"名家"讲的，"大人物"用的，就一定是好药。只是一年年过去，她身上的各种老毛病照旧日甚一日，她的结论是，那些"宫廷秘方"并不假，是她服用得还不到量，钱花得还不够。不是菩萨不灵，是心不诚。

因为名头如此重要，大家首先要争取的便是这名头，事实如何倒在其次了。只要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之类就一定是大作家；只要在高等院校讲课就一定是大教授；只要在研究单位就一定是大学者；只要在证券公司穿红马甲就一定是经济学家；只要用公款把秘书写的报告、总结、序文编辑出版成了书就一定是思想家……所有的名头在几乎所有的地方被使用的几乎都只是那个顶级部分，形容词都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以至于"大师"、"超大师"、"泰斗"、"国宝"，纷纷扬扬若秋叶，漫天飞舞。奉送者因为价廉，乐此不疲；受之者因为增光，心旷神怡。可惜两方面高兴的结果是这些名头贬值到一文不值，甚至是负值，让已故钱锺书一类那样真当得起这些名头的人避之惟恐不远。

盖达尔的轶事：一个读者在路上认出了他，赶紧去帮他提皮箱。见他的皮箱破旧，问：先生大名鼎鼎，用的皮箱何以如此窝窝囊囊？盖达尔回答：如果皮箱大名鼎鼎，而我却窝窝囊囊，岂不更糟？